

“一般”是什么?“一般”是《一般》,“一般”不一般。作为《中学生》杂志的前身,《一般》月刊追求的是“一般的人,说一般的话,给一般的人看”,如今,《一般》在江湾社区报开始它新的征程,不分年代,无论图片还是文字,我们在这里记录你的创作,展现你的文采。

投稿方式:

发送至电子邮箱:2773309389@qq.com

或寄信至徐汇区龙华路1887号3楼《江湾社区晨报》收 邮编:200032

般

江湾在哪儿

陆金生

在当今的上海滩上,大多数人把“江湾”与“江湾五角场”划上等号。在新闻媒体上(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等)频繁出现的是“江湾五角场”“江湾体育场”“新江湾城”等字眼,至于为何冠以“江湾”二字,可能大多数人就不明就里了;即使不少媒体人也可能说不出其所以然的。

事实上,“江湾”的源头是在今天虹口区北部的“江湾镇”。

笔者并非是杜撰,而是有史为据的。

在《虹口区志》里有这么一段话:“唐代,吴淞江(笔者注:它的下游叫苏州河,至今长宁区北新泾以西至苏州的太湖仍叫吴淞江)为太湖流域的主要泄水道。它进入虹口区时,从今虬江路经嘉兴路桥与黄浦江汇合,同时又折向沙泾港,至江湾出海。”具体地说,唐朝时,吴淞江是从今江湾镇东首,今已划入杨浦区的吉浦河处流入东海的;或者说,吉浦河以东地方当年是一片汪洋大海;当年这个地方还筑有海塘,而在旁边即万安路117号还曾有一座望海庙,(又叫龙王庙)。所以《话说上海·虹口卷》里也这么写:“江湾之名始于《宋史》,公元713年江湾处在海岸线,公元715年处捍海塘内。”众所周知,长江三角洲是长江泥沙冲积而成的,至今长江口还在向东连岛。

因此有“虬江十八湾,湾湾到江湾”之说。这两段摘引的是近几十年的史书。那我再摘引几段20世纪初的文字。

20世纪初有个名为陈伯照的,他著有《上海轶事大观·虬江考》,说“虬江本吴淞江旧迹,故名旧江。任仁发《水利集》:宋时旧江由江桥迤通东北,从江湾入海。”

上海话中“虬”与“旧”谐音,同为qiu。虬江路便是吴淞江故道旧江。而“虬”又为蟠曲,即弯弯曲曲。吴淞江曲曲弯弯的入海口就叫“江湾”。(今红旗小学四百多年前始创时叫“曲江学堂”,20世纪初时又叫“虬江学堂”。

始创于清乾隆时,最终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定稿并正式刊行的《江湾里志》的《舆地志·建置》中开卷明义地写道“江湾以虬江得名,遂以名镇,故又名小曲江。曩时海潮由镇东南虬江内贯,屈曲入走马塘。至乾嘉时虬江壅塞,变为东北来潮,乃由吴淞海口内贯,经蕴藻浜、小吉浦而入走马塘。道光十八年

(即公元1838年),开浚沙泾,直达吴淞江,而黄浦之潮流亦至。”“市始于宋,自胡陆湾桥起,沿河向东,坐落走马塘北岸。”“明嘉靖间,遭倭寇之乱,荡然尽燃。既而日久生聚,就保守寺东西营造肆屋,恢廓成镇。”(笔者注:保守寺始建于五代后晋石敬瑭天福三年,即公元938年,毁于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的日寇炮火中。遗址于今江湾镇公安街、保守路的东盈公寓一带。今保守路原为保守寺前面的山门,为怀念被日寇毁去保守寺而取名。老江湾们有时仍习惯称这段路为“山门街”或“山门”)。

引文中所说“市始于宋”,是指抗金名将韩世忠率部来江湾镇操练水军之后,随军家属、伤病员等留在江湾,在保守寺周围建屋造舍进行商业买卖,形成了集镇。此事为公元1130年,(她比形成“上海”的1267年也早了137年,距今三百多年前乾隆时,虹口才称为洪口)。

因此,2014年11月7日,江湾镇街道在江湾镇万安路新市北路交界处建树的“江湾源”牌坊揭幕仪式上,我发言说:这是“正本清源”啊!

2014年3月9日《新民晚报》第10版刊登了上海地方民俗专家薛勇先生的《大上海计划于江湾建筑》一文,其中写道:“清代和民国初,江湾是宝山县东部的一个乡,北面面和东面长江(笔者注:更精确地说北面是蕴藻浜)和黄浦江,南面隔虬江与上海接壤,乡政府就在今天轨交三号线经过的江湾镇。”

那么江湾五角场与江湾镇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因为《江湾里志》介绍说,以保守寺为中心,江湾方圆面积有一百零七方里七分(相当于26.9平方公里)。其向东六里,与殷行交界;向东南三里,与上海交界;向西南十里,与彭浦交界;向西五里,与大场交界;而向北十里,与吴淞交界。所以《杨浦区志》这样写:“五角场地域,20世纪初为江湾地区的偏僻农村”。

那么,“江湾地区的偏僻农村”又怎么会

名声反而超过了它的源头的呢?这也须回顾20世纪中、末期的一段历史。

以江湾镇为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教育为中心的江湾地区,在过去几百年中一直是隶属于宝山县的。但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北伐战争之后,成立了国民政府,此时把上海市确定为上海特别市(相当于今天的直辖市);而江湾地区于1928年7月1日也划入了上海特别市,成为江湾区。之后上海市政府推出了一个“大上海计划”,不久便建造了新的上海市政府大楼(位于今上海体育学院内),(其余建筑的建成,本文不一一列举了)。而四通八达的道路也已形成:向东为翔殷路、向南为黄兴路、向西南方向是其美路(解放后改为四平路)、向西是邯郸路、向北叫淞沪路。而这五条路的交会场所便是五角场。为了有别于苏州河边上“曹家渡五角场”,约定俗成地称作“江湾五角场”。到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两次淞沪战争,尤其1937年“八一三”之后,江湾地区沦陷为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区。“大上海计划”也就泡汤了,可那些建筑还在。同时,日寇妄图长期侵占中国,就在江湾地区圈农田,强迫农民离开赖以生存土地,修筑了江湾飞机场。

从此,江湾五角场及周边以“江湾”命名的场所名字开始出现在上海版图上。

历史车轮到了20世纪80年代。上海市承办了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根据当年上海市各种实际情况,把全运会主会场设在“江湾体育场”(包括江湾游泳池)。这又是江湾五角场地区发展的一次良机,而“江湾五角场”这个名字便深留在至今已成为中青年的上海人头脑中。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上海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中原小区”出现在江湾五角场地区,江湾飞机场也就华丽转身为“新江湾城”。因此,江湾五角场的风头早已盖过了“江湾源”的江湾镇。

离市中心最近的已快有九百年历史的水乡古镇江湾,何时能再次崛起?

好书推荐



《解晋:春秋时期晋国的兴衰史》

著者:王杉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索书号:K225.09/1149

简介:本书讲述了春秋时期晋国从兴起到衰亡的整个过程,通过晋、楚、郑、吴、越等国11位霸主级国君的故事,展现了春秋时代群雄纷争的政治格局。



《玄武门的血》

著者:北溟玉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索书号:K242.105-49/1131

简介: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由当时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政变。在本次事变中,李世民弑兄逼父,夺取政权。本书作者以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力图还原事变的前因后果,进一步呈现出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李世民形象。

甲午海战中的英烈陈金揆是江湾镇人的骄傲

陆金生

每当人们提及甲午海战中的英雄人物,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一个家喻户晓的致远号的舰长邓世昌。因为在各类文艺作品中,文学、电影、话剧、戏曲……都十分突出地刻画了邓世昌。因此,邓世昌是个不畏强敌、英勇抗倭的民族英雄形象,也使他成为了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的代表。殊不知,在历史事实中,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英雄人物,那就是与邓世昌浴血并肩战斗的,邓世昌的得力助手——舰艇大副陈金揆。

陈金揆(1864年-1894年)字度臣,出生于江湾一个世代为农的普通农民家庭。史书上说他是江苏宝山江湾人,因为当年江湾隶属于宝山县。陈金揆的家在小聪颖,也就是今天江湾镇的东首。陈金揆从小聪颖好学,性格沉稳刚毅,又胆略过人。他在私塾读书时就刻苦用功(此时江湾镇还没有新型的学堂,直至1904年,才出现由蔡氏妇科第五代传人蔡小香办的“蔡氏学堂”。至于公办学校要到1906年才出现,红旗小学的前身,“公办虹江两等学堂”)成绩喜人,因此在他12虚岁时,就被官方选派,公费去美国留学。在留学期间,他刻苦努力,仅用7年的时间,便学完了小学、中学的课程并升入大学。由于他学业有成,就在光绪七年(1882年),也就是在他19虚岁时,奉召回国。先被派入天津水师学堂。经考

核由于成绩优异,就被派往致远号见习。

在见习期间,陈金揆足迹遍及祖国南北港口,这使他阅历大增。到1884年(他21虚岁)被委派到扬威舰任二副。1886年虚岁23岁时,经北洋大臣举荐,他又被升任把总(驻京师的官阶,仅次于千总)。任上,很受管带(清代海军的舰长,称管带)邓世昌的赏识。邓世昌屡次向上级举荐,就在同年1886年11月,升任为扬威舰的大副。光绪十二年(1887年)7月,清政府向英、德两国订购的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来远号四艘军舰竣工。清政府就派邓世昌出洋接待,陈金揆也随行。在归国途中,陈金揆协助邓世昌行船,沿途操练,十分得力。1888年4月15日,致远号等四舰得以安全抵达大沽港。陈金揆因为接船有功,被清政府委任为致远号大副。光绪十五年(1890年)十月,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北洋大臣李鸿章又奏请朝廷批准。陈金揆以代理中军营都司(清代武名,仅次于游击),提升为游击(清代武官名,清绿营兵职位仅次于“参将”,分领营兵)。后又提升为致远号帮带,即帮助管带兼领大副。此时陈金揆,仅虚岁27岁。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9月17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在黄海与入侵的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展开激战。在海战中,陈金揆在致远舰上亲自掌舵驾驶,冒着

炮火,抢占有利位置,以大炮击伤日舰多艘。当敌方吉野等4艘日舰紧逼旗规定远号时,陈金揆开足马力,赶在定远号之前,拦击敌舰,保护旗舰。在这场海战中,致远号被敌军重炮击中多次,水线下多处进水,舰身严重倾斜,但陈金揆镇定自若,以高超的技巧驾驶着军舰继续前进,与管带邓世昌密切配合,激励将士,拼死搏斗。在弹药将尽时,邓世昌对陈金揆说:“敌方全仗吉野号,如能除掉它,我军就可获胜。”陈金揆的看法与邓世昌一样。为此,陈金揆驾驶的致远号,向敌方的吉野号撞击而去。此时,吉野号上的日本常备舰队司令员坪井航三,急忙命令逃避,同时命令发射鱼雷数枚。致远号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炉迸裂,致远号顷刻之间沉没。全舰官兵也不幸遇难,陈金揆也不幸与全舰官兵一起殉职。此时,他仅虚岁31岁(实足30岁)。

腐败的清政府在第二年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一天是9月17日。甲午战争以失败告终。

然而,陈金揆殉难后,按提督(相当于一个省的最高武官,或一个海军战区的司令)阵亡的标准祭葬,还建立忠祠,享受祭礼。把他的事迹立传,存入国史馆。

所以,陈金揆既是甲午海战中的不朽英烈,也是我们江湾镇人的骄傲。



《我将独自前行》

著者:若竹千佐子 译者:杜海玲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I313.45/4682

简介:24岁那年,桃子被东京奥运所吸引,抛下了婚事、离开了故乡,一个人前往陌生的东京。来到东京后,桃子努力工作、结婚成家,又经历了儿女独立、丈夫早逝,一眨眼竟是匆匆50年。在日复一日的独居生活中,原本认为年老等于失去、等于忍耐寂寞的桃子,开始了解到一个人才能体会的乐趣。在迟暮之年里,她感受到了全然的自由和最热闹的孤独。她决定放下过去,“有一个自己所不了解的世界,我要去看看,我将独自前行。”